

拜占庭绘画中的信仰之光

梁穗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武汉, 430081)

摘要: 受早期基督教艺术的影响, 拜占庭绘画中的人物大多是被赋予神性色彩的皇宫贵族或真正的神。拜占庭时代的艺术是以宗教神学为主导的, 人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

关键词: 拜占庭, 绘画艺术, 宗教神学

中图分类号: J2 **文献标识码:** E

今天提及“拜占庭帝国”这个名字, 似乎听上去即响亮又文雅。但如果你穿越到当时那个年代的巴尔干半岛, 并向人打听拜占庭帝国在哪里, 被问的人肯定也无从回答。因为现今我们所指的拜占庭帝国当时被称作罗马帝国。“拜占庭”这个词只是首都君士坦丁堡在希腊殖民时期的旧称。后来为了便于区分它和之前那个大一统的罗马帝国, 历史学家便称之为“拜占庭帝国”。

其实, 当时他们自称罗马帝国也没错, 因为 476 年被灭的只是西罗马帝国, 而非东罗马帝国。不过, 更名也是有道理的, 毕竟他们和早期罗马帝国的文化差异相当大, 甚至连官方语言都不一样。早期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是拉丁语。拜占庭由于受希腊的殖民统治, 故使用希腊语。

也许正因为自称“罗马帝国”, 这个国家就很容易受到侵略。毕竟那个年代的欧亚大陆上遍布着傻大黑粗的蛮族人, 四处打听哪里有金钱与美色可以劫夺。被称罗马帝国就等于昭告天下“好东西都在我这了”。结果就是, 波斯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斯拉夫人、汪达尔人、伦巴第人、诺曼人、弗拉芒人及法兰克人争先恐后地杀过来。所以, 拜占庭的历史, 基本就是一部受尽侵略的血泪史。

几位英明君主在位期间, 拜占庭也曾经辉煌过。其中最伟大的当属查士丁尼大帝。在他的领导下, 拜占庭人甚至一度夺回了大半个意大利, 光复了旧都罗马和拉文纳。公元 540 年, 查士丁尼的爱将贝利撒留攻陷拉文纳, 结束了蛮族东哥特人对这里的统治。如果他顺路参观了新圣阿波利奈尔教堂的话, 应该会看到东哥特人留下的壁画《面包与鱼的奇迹》(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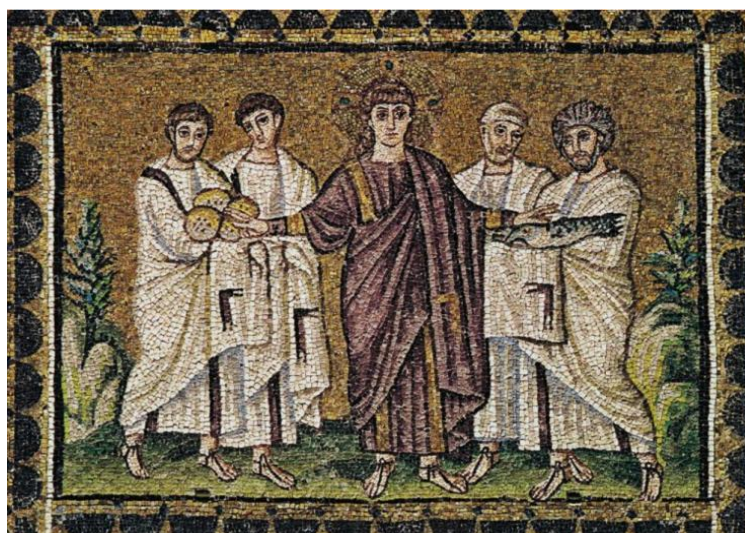


图1 面包与鱼的奇迹（镶嵌画，约公元504年，拉文纳新圣阿波利奈尔教堂）

基督教早期绘画《面包与鱼的奇迹》，其画面描述的是《圣经》中的一个故事。耶稣和门徒们路过一个贫穷的村庄，看见这里的人们饱受饥饿之苦。于是，耶稣大发慈悲，掏出五张饼和两条鱼发给了大家。身着紫色的托加袍的耶稣站立于画面中间。紫色的托加长袍，在那个年代通常是罗马帝王的服饰。耶稣双手张开，示意他的门徒把他手上的饼和鱼分发下去。其四个门徒的站姿和表情非常生硬做作。身后的天空不再是蓝色的，而是象征天国的金色。

从这一幅基督教题材的壁画中，你一定能感受到西罗马帝国覆灭后艺术风格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作品中对人性的表达和对自然细致入微的描写，在这里已经荡然无存。艺术退回到古代文明时期的图示化风格。人物并没有投入在某个具体的场景和情节之中，而是直接面向观众进行自我展示。构图上人物多呈一字横向排列，且人物基本无面部表情。同时，对人周围景物的描画也是刻板的、生硬的。整幅画面缺少现实世界的生气，显得神秘而庄重，充满宗教色彩。

绘画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绘画功能的改变。随着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大量的穹顶式教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地兴建起来。平日里，信徒们会到这里参加宗教仪式活动，怀着虔诚之心在这里诵经祷告，上帝成为了人们精神世界的主宰。人们相信的是一种神秘力量的统治，而不再是人自己。信仰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也改写了艺术的前进方向。此时，绘画已经堕落为宗教神学统治人们思想的工具。作为一种上帝精神的体现和引导，绘画必须清晰直白地表现出神圣性。个性和人体之美因为遭到蔑视而不再被表现，能传递神性力量的僵硬刻板风格成为了主流。甚至可以说，绘画就好像原始人时代那样，又成为了巫术。正是这些带有神性色彩的早期基督教绘画孕育了此后灿烂辉煌的拜占庭艺术。



图2 查士丁尼皇帝和他的随从（镶嵌画，约公元547年，拉文纳圣维塔尔教堂）

拜占庭美术第一次繁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镶嵌画《查士丁尼皇帝和他的随从》（图2）。它也是圣维塔尔教堂精美绝伦的镶嵌画中最出名的一件。其表现手法上借鉴了那幅表现“五饼二鱼”事件的带有神性色彩的基督教绘画，但又融合了自己的风格。这幅作品描绘了查士丁尼皇帝及其随从手捧圣餐杯盘和祭品向基督献祭的场景。中间穿着紫色“帕鲁达门托姆长袍”的就是查士丁尼大帝。查士丁尼大帝头上的圣光暗示了他上帝般的地位，也告诉世人皇帝的权力是上帝所授予的。这也体现着拜占庭帝国所信奉的东正教所遵循的“政教合一”的原则，也就是说皇帝既是世俗领导又是宗教领导。

皇帝左边拿着十字架的是他的主教马克西米安，其身后是他的随从和卫兵。所有人的目光都直视着画面之外。而就在对面墙上的另一幅画中，查士丁尼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正在回应着他的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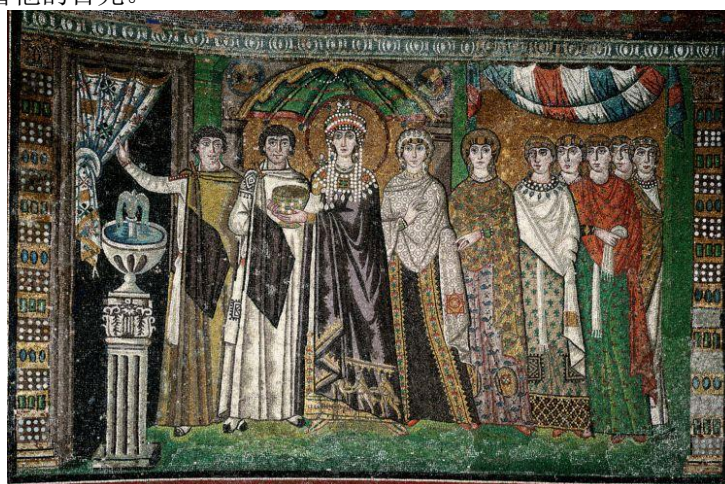


图3 西奥多拉皇后和她的随从（镶嵌画，约公元547年，拉文纳圣维塔尔教堂）

在圣维塔尔教堂，排在主祭坛《荣光耶稣》镶嵌画两边的两幅镶嵌画最为突出，一副是上面提到的《查士丁尼皇帝和他的随从》，另一幅则是《西奥多拉皇后和她的随从》（图3）。在这幅作品中，被一列随从簇拥着的皇后西奥多拉站在皇室华盖的下面，手持着盛有葡萄酒的圣餐杯。皇后身穿紫色的斗篷，肩上披着起源于波斯的金线刺绣璎珞状肩饰，头

上戴着镶嵌有宝石的王冠。皇后西奥多拉头上同样有着神圣的圣光。左边一位随从撑开门帘，示意皇后前进的路径。门前的喷水池看上去像打印在纸板上一样扁平。

《西奥多拉皇后和她的随从》画面整体的描绘与《查士丁尼皇帝和他的随从》如出一辙。画家在创作这两幅画时，运用金色做背景，甚至在半透明的彩色马赛克之下先贴一层金箔以获取金光灿烂的华丽效果，从而创造一个匪夷所思的崇高圣洁的灵化世界。在《查士丁尼皇帝和他的随从》与《西奥多拉皇后和她的随从》中，皇帝与皇后明显被神化了。他们的形象是用基督的方式去表现的。比如查士丁尼的侍从有十二名，这象征着耶稣的十二门徒。皇后西奥多拉的裙摆上画着“三王礼拜”的圣经故事，这显然是把西奥多拉的形象圣母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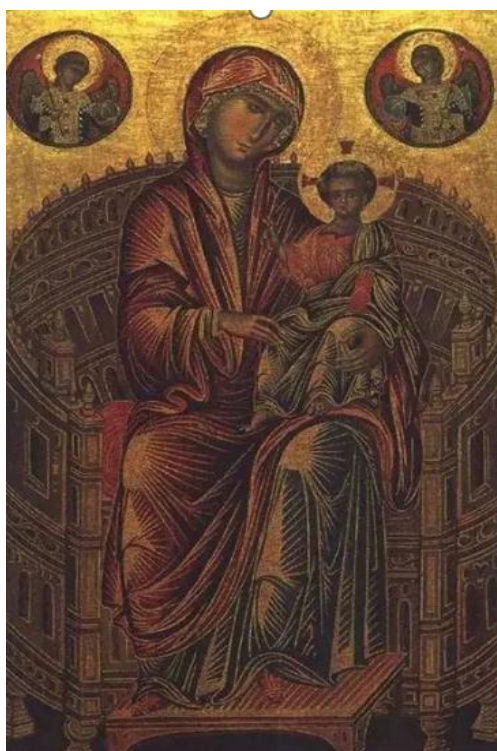


图4 弯曲宝座上的圣母和圣婴（祭坛画，约1280年）

拜占庭绘画中，偶尔能被画到画里的“人”也只有皇室贵族而已，且这些贵族也被赋予了神性。拜占庭绘画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在画里看到真正的“神”，也就是基督教里的那些圣人，如《弯曲宝座上的圣母和圣婴》（图4）等等。这种类型的绘画作品，被人们统称为“圣像”。“圣像”可以说是拜占庭人的一项重要艺术发明，主要供大家在礼拜的时候瞻仰。从拜占庭绘画的盛行中不难看出，那个年代里人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

参考文献

- [1]王丽萍,《营造上帝之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 [2]徐家玲,《拜占庭文明》,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 [3]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
- [4]孙津,《基督教与美学》,重庆出版社,1990 年版。

the Painting of Byzantium Dominated by Faith of Religion

Liangsui

(WISDRI Engineering & Research Incorporation Limited,Wuhan/Hubei,430081)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early Christian art, most of the figures in the painting of Byzantium are royal nobles which are endowed with divine character or the real immortal. The art of Byzantium is dominated by religious theology, and the status of human beings in art of Byzantium declines dramatically.

Keywords: Byzantium, the art of painting, religious theology

作者简介:梁穗(1989-),女,中级职称,主要研究方向:美术学、设计学。